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九

序

送別序六

送吳子正序　　龜山先生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惟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說撰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若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卓卓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

武而出椎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涯涘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于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兩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不具不害其業與學後世文籍雖多而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彊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廣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為辭章以雕聪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為別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為贈

送鄭志完序

嘗聞永嘉僧澤仁者善畫松非徒有生之材神與之妙直能識衆畫之所工而兼之耳曰某工爲幹曰某工爲枝曰某工爲葉曰某工爲皮纏根節各師其所工而兼資焉故能名聞一時爲衆工長士之於學其有異於澤仁之畫松者乎善在師長師其師長善在朋友師其朋友善在匹夫賤隷曰某工於彼曰某工於此各遺其所拙而師其所工此古之君子所以道德無涯而功名日新過絶天下遠甚惟陋者氣足以相高辯足以相詆而智不足以相師故其進卒乎不足以相賢而終然庸人以死也友人鄭至元修絜甚志行記覽之該綜援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无遠邇必欲收而取之儒者之澤仁歟元祐七年春僕卧病三封至元自潁昌不遠百里貽以書書曰我數月解官去東南千餘里與子有一日雅宜有以遺我因以書呂子聞食蟛之說乎昔蔡謨渡江得彭蜞以爲蠏也而食之幾殆至元固儒者之澤仁然一亦有

爲善之彭其事有以勸之

送邛守張大夫序　　少監張公

蜀居天下西南而邛居蜀之西南其境西山之維十數百而東望京洛適四方亦可謂遠矣凡有志於世而不得行者或左出而居之孰無懷國之憂然其山則峽鶴峯其水則湧泉西北十里而衍異彝明碧如鏡屏環几席之會登高眺遠則東南寬虛蕩然無涯煙雲風霞出沒離會如世變之不可窮此真山水外觀之美也偶分十亭古栢修篁藏衛勁秀披拂鳴獺如瑞入節士日語於庭幽泉群花榮實以時如百工衆技程其伎妙以迎悅其好此其戶牖內觀之美也且君子無所好也不得其志者或寄情於觀遊非累之也適以遣其累亦張公以御輔之才初擬廣使非其志而辭臺召以其難任難而叙列之大司諫既直之以義而猶止遠麾出守臨邛清議未平公治邛二年怡然莫作於下於斯景未嘗一留情盡無累可遷則雖有其景亦無所寓

其所以遣也日以其力斂其政力裕於政唯享焉晝夜之交未嘗或息也詳其居處於左右執事則曰未嘗即臺榭也北墻之巔有屋焉其廣袤不過方丈其記不能尋負瓶居者或陋之而公退食必居以享焉人莫不易之也既而榜之曰延曦閣請其所以名則曰人生惟日不再至室則陋矣然林四缺而虛明全池漾然如鑑光之洛南發白賔於東而餞於西朝景暗而光明東之景往而餘照迴閣之南黎輿致故於一日之內餘景此矣其愛日以為享也且古有帶經而鋤束薪誦書獄中傳受其好享亦至矣觀嚮而泣功名向長安而歎宋顏試從事之失時日非烏而念人生其愛日亦已至矣然皆志於功名而後勉其所為一不得其志未有不顛沛其所享者昔人聞楊子以吾景久生將以享楊子曰享則不羨夫生之於人亦大矣而享者亦不羨況一寓景哉夫世之人非特山川亭榭之美功名就而富貴隆世澤厚而子孫光此非世景之羸者乎循志於此而失其

徼雖有榮觀不能遣其累也視公之斈汲汲未嘗不勉非若役於利而後為者聽其言則曰官職貴賤非斈者之事也觀其行則浮沈進退漠然乎其心也推以劘其邦人之子弟也其政神明所臨有淑問其備舉傑賢得而親焉公將歸矣故人朋友爭求有得於益也嘗告之曰斈之為君子事久矣而夫子以維顏得其名雖四科政事文斈莫加焉盖至於此斈而措之皆末也公之文斈政事優於天下矣而要其源始於善斈焉夫待君子而不識其大者非所謂斈也其方於斈故叙其得於公者以送焉亦以其善告乎鄉人朋友也

送錢節序　　淮海先生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譚忌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聚語終日去或遂与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闊然數日不見亡數次日莫卜所詣大衡支徑穿相覯逢輒侵留焉求酒不盡月已或登樓縱飲在醉各歡

乘驢去亦不相見許謝與日復致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
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
邑令適節之僚婿爲留數日余既以所學苦闈不售于世鄉人
多笑之恥與余游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關却掃日以文史自
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
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借焉循陋巷賃小庥吧
奴使通節即自攜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學書之
飲棊弈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
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汩沒之人矣客聞而笑
之曰子二人者昔日酣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宴費十万餘
錢何微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儋傳之事不合掩抑若處子文
何拘也闔兩問畀曰曩子失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
操歟殆子二人之謂矣余揖曰吾二人者信異也宜乎子之問
也嘗爲君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縱可

以豫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娱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濁清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文矣不意偶然之也而復何苦切切焉嘖余而論之哉客無以應一日御曰我補官壽天今期至吾當行矣盍有詩以為送乎余以懷藏詩又重其意因序游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御吳越文穆公之曾孫翰林之孫起居之子也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也

送杜然中序

學士劉公偉明

吾友杜然中侍其親以來吾州踰三周星然後歸琅琊而吾適得第將京師還其將行也別不足道也顧情義如何爾今夫閭巷妄愚人之相與別也猶引劇勸歃戲戚然相聚耿不忍上道至皆溢口咕怨日為留連計若將一二可据之為者

試問之汝曰是嘗聘我以貨者也是嘗感我而不吾與者也是嘗居相與徵逐而出相為旁午者也此取適乎能幾何而旋已弥忘久則漫不省憶矣是何邪分義誠不足故也往者虞部公來臨吾州士無賢不肖槩以一禮富貴之湛如清泚之映太虛萬象畢投而瀉影斯在吾於是特首出門下始與然中遊然中不以勢不均禮不允而獨以友處我非徒無廢乎將迎之末為與夫問勞之小謹而至誠篤好之心每有加焉中間吾嘗顛仆不偶矣仰首斯踊挺足斯蹐聰明耗於日侵之憂思而異趣橫出更重然後難其乎日之所有彫鑠殆甚而虞部公時出緒教以誘以掖以至今日之成就蓋然中預有力焉其分義視有易此者今君方將指歸期於數千里之琅琊而吾雖留此上以處窮尚忍為閭巷妾婦人戚戚不得已之態也邪因將以其歸預為琅琊慶也且琅琊從古以來號善地背東海漭青徐南連淮陽北

陸溷川高參邑屋相望僅數千家牟臺環其西叢最社臨其
東其山川之勝則有浮來棘津魯侯之龜蒙作顓之沂山其
故家遺俗則國於鄫城於向桓公南至之碑陵營伴脫囚之
堂阜與夫蘭陵子游荀卿之所從事下至於敢將樵莽神林
鬼墟則古明子野二跋王肅魯公之丘墓在焉魚鹽商販
之所出入故其地阜繁去聖之居甚近故其俗禮義君於
是行也順流千里之灘瀨車輞旨而下輕帆駛撫若飛鳥
度去而堂有榮耀之變親日臨其側登琅琊故鄉始往自騁庭
平日過逢游衍遨嬉之樂不在南闈在北陌可指期而至非
若騷人遷客惓惓於別易會難而心撓目亂以重一時之去
思則君固未易以輕感慨動而吾雖皆別之多猶無以為也
惟其臨風把酒發号臺指故都荒溪古墓叢出沒高下於雲
煙杳靄之間俯溷水之浮白指穎陽之傾西徜徉想像流
絃歌未泯之遺音夫消沉之遺跡寄踏軟轉怨無與同此

樂者出而退思五旦一人廬陵一昔之會合恍若夢寐別矣是時尚異於光嶽為我寄聲無徒為吾異也亦其送以序也又從而詩之

送段康侯序

濟北先生

故人什邡段君東侯得官桐廬當其行稍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袁司徒覇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請以買菜乎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絜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已無求於世栖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捨故而收放焉以自尊陵得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於民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

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可
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
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
今女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
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虎嚴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
也然此兩士皆勝陵李出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
武以万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稱之因復曰今
康侯見董勤古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
知古廉絜不阿自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
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於名
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李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於
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詹儉爵並
其邑子由野逸士言而蔣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者稱自書焉
猶將坐其瀨中乎

送李文老序　　濟北先生

皐陶為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者氏轉而為李皐陶事帝其言為謨非如後世刀筆吏舍曰微纆榜箠則亢以伸其喙也指李為姓者按唐宗室世系亦皐陶後明五千言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與甚小篆有益古訓漢廣與陵頭臂困漢宋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為歌新奇怪翱又通儒李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濟之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公夫夫公足中賢兄弟文老李問言辭有家法非如場屋餘子者夫所以遇有司者是知古李過焉而不視愧皐陶之意者此也自余卜緡居凡幼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之所戒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軒外累殆意同則悅不知其它不然以其諸父游學故文老

亦奈余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為器傳長十則數化雖璺
盈夕以作鎮冒璣璜兇不可而工曰之當琢珮珥十數然必不
毀千章之木可揀可櫟而匠謂之此足為枅構百然必不斷何
則知其質之弃於狹小可惜也而物有交此者侏儒與人肩隨
跂而跳適及人肘歎其庳也則寧去之異途布武焉盡其力從
翁不及隹帳其遠也則背而翔饑坐待鼠非以其力不足故畫
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蹤先同李取首送抑文老
自期不在珮珥枅構之間蓋丗有貧孫賈為人取贏而已分
少者此拙於市盍所謂非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
博李於文如藥肆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
一不可使夫一日來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
雚豕炭敗龜枯蟆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我之應人
者如山數不盡夫豈但蹤先同李取首送如尹而已哉盖孟子
論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李有小大

文老勉之

送光禄鄭寺丞序　　校理王公

俗謂富貴者聲利足以佚其志而以孝為難貧賤者無以養之
謗而以孝為易噫是敝一時之見聞而不足以語古今之通義
先王之治君臣相與正心誠意於上而寓其教於万事視聽於
下者以其磬欬俯仰之餘為之法度而被服食飲之際粲然得
礼樂之意於形器之外方是時也窮理而以德役物尽性而以
行同衆致天下好惡之仁而斷朝廷之取舍人不以辭受為憂
喜而以義命之得喪為榮辱達之於海隅万里風董需濯以類
而成者槩始於三公貴遊之子弟則其勢不得以不賢於是以
知其厚薄而論朝廷都邑之士遠夫道德不售於上下無人所
淵治書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礼浸淫乎後世役四海之吏於簿
書刀筆之中而治者無所事孝設有孝者不過求有司之末而
足爾遂以為枯槁閭巷畎畝之人宜篤於孝貴遊者豢榮華

而能受書則必以爲悖性禍欲甚矣俗之陋也孰知夫道德者人人有於中而資其言於外然後能知義命則爵祿不足以易其意而所以繫世之治亂盖貴而忘貴則賤能銷好德慕悖之欲而今有以服於下賢而忘賢則愚能奮好德慕權之勇而教有以成於上爲貴遊者得之於耳目而熟之於腹心譬之水也源之近者浸灌深而流之遠者漸漬淺嗟乎教之失而勸禁不設於賢否人自行法而尚何裂於富貴貧賤之間耶雖然貴富者畜僕而有餘則不聞於講習貧賤者養父母而不足則嬰患慮於衣食有餘者致其好易而不足者遺其憂難孔子論富而无驕貧而无怨者其不然故至於豪傑无所待之士以窮匪爲膏粱之樂而不知黎糗之可懌以盡性爲文繡之榮而不知韋布之可懌者豈復論夫勢之難易哉吳郡鄭君伸宗榮緒太尉文肅公之孫以童子任爲京官極日月治六經百子而修潔靜約甚於寒生文章議論有過人之材渺渺乎未見其止而凜

澟乎如不及學問於余余愧不足以當之而樂其游以自勗今
去而官於咸平余期業緒充之而為豪傑而不以其難移於俗
則稱于所以賢榮緒之意也

送高與可序

皐上劉公儁明

儀真高君與可尉安成之二年余還自京師始以屬吏之禮見
謁入與可揖予於庭下卑情怡聲闚其而趨委曲折旋中則蹐
躇若將援予使進而未已也蓋余於坐隅問勞稍至其指簡而
就訊實君將引予以中道而不得殆旦止也去安成吾所從出
而與可則治我者也以所從出則屬吏吾在焉若皆錄於民之籍
故貿主之禮宜有所不行以治我則外有等隆有差府卹有隆
殺之殊警教咨違從之問或貿主之情宜有所不通至於並其
所已伸損其所甚益相與頓如救之盡於斯須之頃挽不可而
又推之則猶何以得此於與可哉與可德君人也往吾邑紀甚
勤倦未嘗有慊慊之意皆所依為元吾書毀譽之嫌而得公清

廉平之寶翫代日去以為肆而適然輒復如毀以罷任歸人皆
以為惜吾獨以謂榮謝之去來猶四時之運無一息不留而彼
有據目前之小快而不知其冥冥中有日徂之變一不得志至謂造
物者之不予畀其不知命乃如此今與可之去氣不懾顏而舒
色不憔悴而愉懌然一舟如斯之扁蹤於東下而不可羈行有袤
蒹葭蒲魚鰍鳥凫雁水莖之饒而又臨見縣縣之出沒而窮其變化
睇狂瀾之奔放而寓其感慨鄉有酒觴有詩則吾知與可中有
以自得為任哉此也方今仁聖在上用人如不及雖寸長片善
必錄以與可之智能識慮倜何能久從以罷也他日華衣高軒
理要權任一方之寄則其勢嘗万倍今日之罷去安成言行如
轉丸遂事如發機之所東報惟恐後時則其遇當万倍今日之
罷去安成是在與可也吾於斯時方一以故人之禮見與可於
聯離曠闊之寧語言之聚一以為喜一以為賀則與可不識
尚能追念安成詩乎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為今舉隱約俗間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介頗訐世所好惡數從重吾過一、理窮日因亦後去然此是若數歲之從吾游者始我衰尚綏以女嘗辱吾欲唯其面勸今頭交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游於世師儒達人皆與以行天下望士云藝强勢與之交好與譽聞其傳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守漢東出之知生莫善先於其別請以善贈夫君學之取人原其本其弃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逆弃之於始喪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然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斲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在人之枝葉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說從俗之文才數万言其為士之業盡是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單其聰明覆其見聞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如脫墼耳案其形模

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矣求爲相蜚哉非其可得乎昔者孔子謂闕黨童子非求益乃欲速者也坐則居位行則先人其志盈矣无以復加矣而闕黨童子後无聞焉乎韓子謂張童子曰長與少異有成人之禮焉童子之所學不足當之宜息其已學而勤其未學可也童子以數歲通二經則奇矣使四五十而不加又何奇而張童子後無傳焉吾年如生時見孔子曾子於江漢之間獻其說十餘万言高自譽道孟曾子不以爲狂而歌書自持之以厚吾之不失閔子曾子之朋也吾以謂孟君子之言可渉吾之學可道乎吾學可戒也以爲序別

送海若赴官河朔序

斜川居士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黃霸自二千石入爲丞相聲名減於治郡僕以謂此才有所短不足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求則美矣柳子文君子也其於莅[illegible]里教殺

閭而困於博士止於執戟老於蘭臺有司之罪也若吾蕭以為宰
闕而置之冗散焉以為使者而用為州郡王者之過也若天子更位
向心儒術自左右僕射至於百執事過半以文儒居守之朝無異辟
宰相伏獵侍郎將軍以鳳毛侍中戲瑕鄭與夫豐二封署教令式書
今皆無有而先生之才之行以登乎外此非王者之過有司之罪也益
昌呈之素蜀勵嚴貞士大夫車轍騎蹄相尋如織道路之評愈於
月旦若先生之才之行有司雖欲自同異謂不可得已哉
發過獲用於漢而詔弟子古人莫與於時先生行矣鄉其示導
未能無待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illegible]九

序

送別序七

送程公明知縣序　　賢良吳公

傳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豈孝能盡之哉取其誠而已矣夫人之爲善不因於名必因於利名利雖不同均於有所因也且作而有所因已非誠之所欲爲也求其成功亦難矣故聖人以孝爲德之本是欲誠於德也仁義禮信非無益於德也四者施之於外也故有假之者焉有強之者焉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焉安能爲德之本歟若夫孝則施於親而已矣此生於性而根於心中之所樂爲精神之至無往而不得也豈有取於名利哉凡爲孝而干於名利是以孝歟其親者也此衆人之孝非聖人之所謂孝也今人之所爭而古人之所恥何暇及於政哉知府承議[illegible]識高明所居必[illegible]忠澤

深厚久而不忘天下知公之善蓋在也孰知其所以然哉士大夫相傳公善事父母既極其敬又盡其愛雖飲食起居不忘其親既壯將老慕之益至而鄉人知之者莫不稱其為之既至而知之者稱是為其實而不為其名也是能至其誠者也於後世何有故昔為廬郡縣遭歲旱蝗苗將槁矣公祈於神潛取蝗吞之大雨並作蝗盡死穀亦大豐及為威州夷人數千相聚叫號一郡奔駭有欲以兵攻之公曰不可乃單騎過橋究其所因諭以禍福人人感激拜跪而去二者不誠而能之乎因公之行書以為別使天下知孝之有益於政者本乎誠而今之所能行之者自公始

送王觀復序

曾國先生

紹聖丙子歲予官於南昌始從吾友王觀復游方是時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耳其後四年相會於南陵復得其文讀之遂覺雍容調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無幾乎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者乎方將求異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使
謂涪翁在黔中觀復以詩書與相磨淬翁奇之相與反復論難因
書柳子厚陶淵明古体詩十數篇示之俾知古人文章低昂蹊
徑之節疑其有得於此是未欲吾視觀復比來日益就道蓋
更事愈多見善愈明少年銳氣掃滅殆盡收斂反約漸漸歸宿
宜其見於文字者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於琴
而發動於心則鼓難於指目然相合有不可語者而況於文乎
文主於氣氣熟而文和此理之決然無足怪者蓋涪翁所出者
法也余所論者理也告之以法而觀復又日進於理今其歸也
自言於蘇子於湘南過涪翁於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
觀復之文豈特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

上任德翁序 時年十五 同前

辟郡侯大夫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袍裏無帶褒然
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illegible]子[illegible]者

讀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謁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屨擐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數詢款咨某處之不能自安逡巡而謀之於客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怨讐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挈文繇磔詞鍔飛幾超騰奮躍高飛遠颺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任公之門下以是報公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為序

送李德固還廣南序

王臺先生

紹興初天子銳意於治以謂人材莫先於太學於是尊經術崇三舍以追復先帝之志四方之士鼓篋而進者幾三千人獨東南之士居多蓋其來也去父母捐墳墓辭妻子挈壹欲得富貴而

後返與吾今年不復言歸鄉書至不發視輒焚之曰徒亂人意苟時命大繆往往至白首而不返者而吾西南之士則不然其性樂而不能苦其情愛而不能忍以去故鄉而父毋兄弟之念起則雖富貴不能動其心矣由此觀之無怪乎東南之士多也李生廣南人也來大參踰年遠生吾歸盍有合於吾西南之士而不為東南之所為乎故書而書之

送蘇伯修歸鄉序　王臺先生

元符二年九月蘇伯修失解西歸取道漢中其友人王賞別而告之曰子過漢中有所謂將壇者子知之乎韓將軍拔韱之舊地也初漢祖欲拜大將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一軍皆驚士方未遇閭巷之所侮辱世俗之所嗤笑一旦得志彼未有不失色喪情者也淮陰少年方劉項紛爭之時不出一奇節以自見於世其為人固不若樊舞陽屠狗之勇者也信方微時雖少年尚能折而辱之及其貴也舞陽俱為列侯乃曰吾寧

臨且其欲鬼如此由此觀之遇不遇天也閭巷世俗之輕重安足以爲榮辱哉子歸故鄉亦必有淮陽少年者慎勿與較

送鄉人游鄭李序

王豪先生

予鄉人任時中程子發來京師踰年求入太學試于有司連不得志聞者俞欲嗟之二人之言曰李之不修志之不篤予之過也非有司之罪也乃欲游李于鄭益勵其志予聞而壯之且今之士責己也輕待人也周一無於有司則有司得罪矣子能不以其罪罪有司良可高也子其勉之哉學子因子有所感矣春秋之時鄭介大國之間攝晉楚其犧牲玉帛受盟于四境以圖覆亡之不暇子之困厄而遁茲土其必有激也今天子尊經術作人材天下郡縣並建學校可謂盛矣子爲我觀諸鄭復有昔時挑闥于城闕者乎亮之矣其游于學校者亦將有攘臂慷慨議論執政者乎爲我謝曰茲道廢久矣二三子其與志古之遺風予將西歸過鄭而禮焉

送成都席帥序　　王臺先生

席公治蜀之五年詔書移鎮平涼賓從別於昇僊橋上而言曰契丹大國也中國奉幣交懽爲兄弟夏人小國也臣服於中國大國富強其勢爲難動爲中國之患大小國迫蹙其勢爲易危爲中國之患小然契丹自澶淵講盟慶曆再和之後北邊無狗吠之警者百有餘年夏人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五路宿兵而內引百郡爲助敗兵蹶將困於飛輓者累世而不息此其故何也今日契丹破滅議者謂西方可傳檄而定是亦弗思耳以前日之勢觀之爲患大者反無足憂爲患小者乃深可畏無足憂者易工則知深可畏者爲難取也大抵國大則有所恃而不戒位分太嚴而上下不交法令太急迫而百姓不附故其強易弱國小則無所恃而常懼其軍民之勢猶一家也相卹相救謀慮日深故其弱難化平涼四面無險阻號用武地若朝廷無深入之計爲守而已則可若欲求朔方故地則爲執事者不可不慮古

之人欲謀之人國者必有素定之策伍員之於楚芳兵以肆之充國之於先零持久以服之夫與謀人之智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況夏人今有肩背之憂耶為今之策臨形徹備使之勿疑焉而後可以有為也員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送閭丘時舉序　　李忠愍公

部使者之薦舉也有公有私而得之也有榮有辱余嘗評之有狃以勢而薦之者有陷以利而薦之者有惑以諂諛而迫以親舊而薦之者其薦之也私也非公也其得之也辱也非榮也非此族也其薦之也非私也公也其得之也非辱也榮也閭丘時舉之宰元城也恩威並隆而民以畏愛稱之令行法舉百里怡然若其父老莫不以手加額為禮未知與魯恭卓茂孰伯孰仲部使者見之辟為屬吏將顯焉猶以謂佃因其守而數未修也乃薦于朝然則其薦之也非狃以勢者非陷以利者也非惑以諂諛而迫以親舊者也可謂公矣而閭丘之被是薦也可謂榮矣然

天子在上躬仄席之勤切切然以人才爲念而三執政又能相上意招進英彥而畯處之公舉名碩學曾討論公争得之門下其亦傍所俾哉異時之榮固又有大者焉余於是並存之亦奚以媿

送劉龍行甫序　　澗麻先生

某辱與行甫游行甫被召而東歸某曰我有不腆之文在先生其試觀之余既還其文而告之曰閱其深然後可以造其遠究其志然後可以挹其難余因行甫之文重有得焉嘅周以來以文受命于天而得天下之正統者僅六七人書三百年間所得者才三人耳吁何其難也夫以今日之耳目而窺乎千載之上從而伋伋焉議之可又難也嘗從味古人之風致而文章之聲貌可知已隱閔悲則引忠直拙回今若將詔百神而覲上帝也則知其爲屈平之書雲門五英六英咸池韶然並陳而不亂也則知其爲大丙之書游無窮之途馳不極之野雷若激電暫若風雨怳則知其爲左丘氏之書抑撥古今壽慮世故視劉家之

陝下墜上爭望之斂然祭之灰然也則爲巖石剛鐵也則知其爲賈少傅之書清峻孤絜若孟亭師若齊于廟若將大祭以祀上帝也則知其爲太史公之書控引天地穿穴人物延于複閣殊文詭采之積貴藏施也洪寶重器神姦怪物之塞寫雜發也則知爲司馬長卿之書倚道依撫仁義言辭善而事斂隆衍也神龍之士言十富也則知其爲揚子雲之書吁其極美矣斯文也有以盡天下之變也建安正始江左之風詞氣輕靡苟烈促弱其間無卓然獨立之士正好雕蟲篆能僅以一聯而未從也唐之興李習之皇甫持正李義山之流亦復雲麗風駁矣殆未能盡天下之至變若夫曾游三代之上踔往百家之外蹤轡而長驅迮若飛狀若裂影絕電之足欲往而不致也驅辭指事來無定方往無常所若舞者之追逸響過危節也鋪辭散文夭矯曲折若倉虬赤螭之游素霄降扶風激陳風而澤万物也吁其陝矣此斯文之正統而天下之至變也耶杜甫韓愈柳宗元是

也自臯陶伊尹周公孔孟數聖人者之作明而嚴肆而深奥而
迂其言愽愽乎其和其節簡簡乎其不亂也殆以正統存焉耳漢
氏以來正統分矣氣雖存於晉魏齊梁隋於南北唐之興凡三百有
余年至大曆元和之間斯文之統絕而復續然得其全者僅三
人焉乎何其難也欲以推盈數任遷以相和為足於樂而不知
感郭淩武之聲則野欲以屬書綴穫編以為主為足於衣乎而
不知齊光漢龍之綺則陋欲以嗜韻雕押采繹為足於文乎而
不知杜甫韓愈柳宗元之作亦已陋矣吾觀行甫之作殆將有
得於此因其來也書吾之所嘗從事者而告之

送滕行可序　　龍溪先生

滕行可吾國之偉男子也為人慷慨有大節讀書屢舉不偶
人意有江南人以經術自縊行可獨以任俠落魄於鄉閭為嗇
人有報仇事成開行引去不取其直或得錢與人輒散去盡其資
不能自業若誠推其所有與人之不為毫髮計顧以此人亦樂與

之金錢為壽嘗舉進士試春官不報即拜去益自放山水間晝
以歌詩說法自娛一再至數千言以初不經意遇其合處便擊
節長謠音出肺腑人亦無以命之然不知者往往指為狂生知
者不過目是特少年之雄耳今且壯矣嘗折節自苦務為可喜
余以為此非善論人者士之能以功名特見於世者豈以人而已
使其拘從如環委折如矩緩急無可倚哉蓋所貴於氣者不在
於區區操修而在知其所用舍免百練天下之至利器也以之遂
飛蝸齧石爲大則為失其所用今夫宿邏之師其屯於幽薊而苦於
靈夏關隴之上思得非常之才有如古尸勤遂樓蘭宗相如之
壁折朱亥之檻張其豪於氣者孰能為之行可其勉之哉余嘗謂
行可於京師五經始會於發源傳舍酒酣悲壯髭上衝冠余以
是知生日言江南之豪能以書生立事者必吾行可也故於其
臨別不以婆娑人之羞為可諱而以古人之風望行可云

元老少時讀史循吏傳以美職猶在自中人能之宜其叙列從多而司馬氏史記班氏漢史所紀止五六人范曄而下至唐雖也然獨李不過十數人意其說非偶會時有豐嗇不概見而盡出之及游京師六七年往來周秦楚鄭之間所見若蜀公卿大夫士至多可喜者不少然求其追配龔黃召杜以循吏稱者蓋未之見則遂以為古循吏實少而史所傳可信不妄今之世其無是決也未幾有以英州何公大夫石橋詩相示者元老稱焉問其廬明日見之望其貌嚴聽其言質而有理觀其意寬厚而愛人退而察其為人忠信豈弟外內惟一無不可愛知其為長者也已而聞之大夫之刺廉與英昔視民如子許至有能聲治行嘗為天下第一則為之歎曰吾求循吏於世久矣乃今始得之由是復疑古循吏未必少而史所傳未必信自悔以淺量當世士大夫也其後大夫移刺貴州而元老為之民大夫之為貴州也如元老所聞於廉與英且又元老之所親見可得書

其為循吏矣然元老嘗從里人之後覽于左右得日聞其所不
聞則大夫之賢又以夫不止為循吏蓋毅然端亮之士也自元
老之識大夫于今又五年而所得循吏先加於其初吏之所傳
如又告之則大夫之賢其益可貴故元老嘗謂使元與上共者
皆克如大夫則天下無不治然而如大夫者不易得也則又謂
大夫宜在朝廷使天下被其澤不宜困於一州使不得而偏被
於其去會州而來京師也以為當留於朝廷然且不敢必者毅
然端亮其質未易遇合也已而果出為泗州夫水一也上者為雲
雨下者為陂澤雲雨之所被者遠而陂澤近然而必豈有擇於
上下哉大丈夫不為公卿則必為刺史有民有社亦足以發其
志大夫之志有以自樂而元老猶云云不已者非私於其所厚
也閔循吏之不得見歎里之長老不借留之惜其不遂立於朝
廷而使泗人獨受其賜也故言

余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留志新亦宦宜黄訓二百里勞余於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志新之子次魏亦至次魏少年有声場屋間袖中出所為文滿雄雅奥有作者風而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四年某家自光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迎於境上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爲治具三日時送客皆止於宜黄獨志新追路至城東角上歲一遣介持書訊問安否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剛介少与不交世事屏迹杜門雖鄰墻不相請謁乃獨顧予於竄弃流落衆人躡蹣之中別去數年相望二千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望而驚愕且喜倒衣從之執手懽然秉燭相對接語通夕恍如夢寐盡留十日而後返也予謂志新日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今天下之阨窮遺佚於車轍馬跡不接乎朝市如吾志新者幾希矣束馬梯山秉檝蹈海探穴捋猛虎之鬚涉河探驪龍之頷雖機穽當前抵冒而不顧然後入手爭先有力之強者也志新雖無所求

也故千里命駕不於朝不於市而過余於羅爵之門况肯語言不及榮利興盡而反翩若虛舟此天下之奇男子非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酒行書之以識別云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一

序

送別序八

送教授蘇公序　　李主部

其讀退之文至醉贈張秘書留孟東野盧殷生等篇知愈与三子游從相得之樂蓋見於此其志愉其言肆其文偉傲可喜其自視天下之樂不能易一何壯也至其一旦違離則相思若不勝憐抑感慕之意亦既見之於文辭如寄皇甫湜贈張籍詩寓東野書名諸弟及丁亥告語有類兒女態者愈之剛明俊偉擴乃如是盖宗工鉅儒非借重於天下之士則無以明其道士不得宗工鉅儒為之依歸亦無以託其名二者其相須常切而相遇常疎以相遇之疎也於千載之間適相值焉其志意之合固有不可解於心者其相得也以為樂其相違也以為悲理之常然無足怪者東野籍湜之徒愈明下士以愈之懸懸於毀

子數學於愈徒可知也某以大觀元年肄業郡庠寔師教授蘇
公公之學出於韓愈其文醇深雅健視愈無愧而收接後輩假
借誘掖不以所長格物簡語其學者為文要以師古自成一家
之言俚近不根之辭非文也子其值所肯其再拜受教時方舉
析文字間以從有司之求未能詳究悉達去年春試一庠偶為
有司收錄因自私幸以為西歸之日將得畢志於李百總門文
承先生之告訓以償其宿昔願望之心庶幾他日得自附託如
東野籍湜之徒於愈者今則先生受代而西矣其之歸未踰月
一至郡再見於李獬先生誨之益加而其也未及進所有以示
教誨之万一以卜其他日之何如遽然遠於門下其感戀亦慕
之意視衆人當如何哉某嘗謂人之於文固不可無指授至於
工拙能否則在所自為肄之素人適越不知道之所從往則必
問塗於知者其知者必引而示之以當道然或至焉或否焉其
至者必日進而不止者也其不至者必怠而不進者也士得當

世大儒為之指授苟能遂進而不止則其所至當不偶然其或怠而不進雖日相授摘弗覿也東野籍湜之徒亦嘗於愈之門能使其文表見於後毋蓋其能自進如此豈必日接勝而後為相傳哉某不肖何敢自附於數子然先生所以奬借訓誨者厚矣今既不獲日侍門下以畢其業顧所望者朝夕自勵遵承前訓奉以周旋求近古人万一以無辱大君子之知而已此乃先生素所期於某者而某區區所欲以仰報先生始終教育之賜庶或在此故於行也併誦其說以獻

送郭潤伯赴廷試序　　瞿閣先生

唐宜春盧肇貢于京師同時預薦者數十輩守宰礼餞長亭肇負不預則休轂道左以俟觀者恥之明年試礼部王侍郎起提文衡訪人才於李丞相衛公公曰如盧肇豈可不与及第遂爲肇第一守宰始悔恨欽先肇競渡閣作肇即席賦詩有果然奪得錦標歸之句唐距今數百年吾儒登科者無慮數百輩其間

貧富今數計亦有之但不曾見尔潤伯屢薦屢黜瀕利兩困將朱墨挑閣若道康籟而已癸酉類試吾邑天荒獨潤伯與史港物聯升孔部卿人榮之曰是豈爭名者觀潤伯之達則知造物者然不困於吾儒也東安以東漫刺叩明違遑乞貸朝夕趑趄囂需挈當途貴人一二呼呵之而不可得退求其所以附託而東者超乘而推墮車爭柂而指可掬乃憤然投謁郡侯師先生暫顧而青雲平地一諾而万里咫尺歸語其事於予喜且欲薦予謂肇之困於宜春而伸於王李二巨公肇之名至今不朽王李之美單宜春之魏也予与之耿耿於一載下潤伯特達遭遇亦今日之盧肇也故鑒是其事以贈行然指有一事相祝異日青雲得路寒士相赴慎勿忘休戚道左時

送黄元齡歸南盤谷序　　曲肱先生

冬裘而夏葛渴飲而飢黍嗜好取舍喜怒哀樂所便以爲安所惡以爲戾人皆有之不俟分辨自解而後刜伯夷之隘展禽之

仕伊尹始農而後相孔孟環轍周遊如汲汲飢渴當然而然[illegible]
愈能激進退出處了無可疑聖賢動靜之迹兩途而行道之心
一致蓋漢以來固有合於聖賢之爲者至度出處利害擇焉以
自居進無可觀退亦未足甚高於是曰處士之名誘困者也大
都士之出處必待辯説計較而喩爲不進矣山陰黃壽元齡用
其字爲餘千餘干大治終更而去也告其友曲肱蔡熊某曰我
平生讀書老大未有所就顧頗喜李原歸盤谷時韓退之爲序
我有山居號南盤谷我將隱矣公能序且歌於我乎予笑謂之
曰李愿不足道獨待韓公以傳然岸稱大丈夫或指誰何供給
人把持羽旄器物與粉黛煩眉妍好謂退之遯以諂世則不可
知若愿不能不休也於中退之又爲之辯説用是不遂而歸向
小小耶周續之亦馳心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殊致兩不朔
亦豈只耳元齡器度才識行且用世若閭牢於夷易之途養志
於悠緩之境進不祈功退不近名則通都大邑皆南盤谷也不

然山林乃娛意適樂一大都會君獨安取廣乎子文字不忍退之固也至論士大夫出處則不以退之為然於是歌南盤谷以送之辭離兮秋英露溥溥兮夜寒南有盤兮何許風蕭蕭兮遐征斷崇岡兮逝鹿侶羌牧兮丁寧呼僮朋兮汗漫褰岫幌兮晷奠巖含綠兮掩冉畦菽菊兮闌干牛羊下兮散平楚鴨矣猶兮吝与彼迷途之回遠兮盤吾樂兮斯敷友各揆君之衷兮豈仁義兮無任冠切雲兮珮明月懷文辭兮連城偉達人之大觀兮曾何累於去來[illegible]懸婞覬以閑閑兮不優哉而游哉陋誰昔之窘窘兮蟠龍庳以為群從南之盤兮幽幽盤之雲兮其出油油君兮歸兮不可以久留

送友人游學序　　思齋先生

天下之言賢不肖不啻若死生晝夜之易分也而世之人不能察者常十五六能察者不過四三而已就其能察之中而問其所以為賢與所以為不肖而能言之者蓋無一二也夫能知而

不能言非真知者也無見於其中而姑意之是矣意之之言与見之之言不同見之者疑之不感究之不能而意之者役是而寔非一叩而不能據也故凡世之至此無惑乎是非不明而異是不一也其雷同之風有以作之也甚矣雷同之為患也自吾少時与二三子者為友好古而異於俗故悅之者寡而群嘲聚罵不唾則笑者所在皆是也它日二三子有去而攫美名居顯寵者而世更慕之故吾亦必是以代賀於人然於其所以賀哉与其罪謗我者皆過其實而未有若子之知我也子之知我豈亦徒意者哉其識明其論高宜有以得之矣故嘗論子之学於其至也非其有所見也則不言而子亦以是謂我為知子也雖然君子之於人非苟美之而已將有以益之也子之質不患不美而患日不加充氣不患不剛而患志不能一求其充與一者而子之道立矣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子行勉哉過成都有吾人友李仁甫者爲二三子者之一人也子往見之以此示之

送趙使君　同前

往時資州趙使君與家君子起蜀西偏提筆赴汴與天下士游于天子之李維我 徽考皇帝實以文字治天下而來游于李者甚四海九州之英之傑也顧無出吾二老右者當其時二老盖一斎叔主天下文盟家君子今老矣頹鬢無一莖黑者去家四千里仕於夷陵之李官而資州佚老于四明山下凡五年乃之官方其在汴時二老之心自視崧嵩衡渭何以相遠天下之有識知者固自以功業中人期之一時籍籍稱黄趙而投老得官困于州縣此殆天也雖然資州覲見今天子擢宗子博士入樞廷與編摩定令大丞相夜半客蓋去天尺五而近猶且裴徊相半寸外况家君子之厄窮者哉然則是行也當為資之人賀不當為資州賀也雖然二老未為不遇也昔者孟子莊子同處乎戰國以斯道鳴孟子之言其粗極之至於精微而莊子則落出數蒙幾不介意其為書旁肆横潰縱詭百出要其歸無不自根

本中來二君子之言不同其所以言未始不同也其後佛之書
傳于中原而斈士大夫以為不斈佛者不可以死不知佛書未
入中原而孟子莊子已歷其說矣唐柳子厚李習之近世二蘇
氏隱然為一時儒宗大抵其斈佛得之誠無取之佛而取之孟子
莊子則佛之書可廢四方之教可無行乎中原而道統一矣家
君子嘗以所得著論語解十卷孔子曾子孟子授受之要儀其一
於是而資州樂導西明山下盡發莊子以為後學指南其說
自今道統出於一者當自二老始彼富貴利達其氣力足以蓋
一世視二老誠過之然如草木榮華之飄風不須臾間泯滅斯
盡是孰與二書萬世之傳也哉然則二老蓋超然千載之上與
古聖賢為遇合是豈區區爵祿云哉夫陵夷漸出於兵火焚劫
之餘學者無幾雖有書誰其授之資州將為政於二里其俗貴
學而多儒無乎其可少概矣此子為資之人類不為資州賀也

跋陳朝安字　[illegible]甫先生

昔有客來見鏡山先生先生曰子盍誦詩乎溫柔敦厚詩教也
客謝曰嘻某知先生意矣某性剛性剛多得禍先生曰嘻子之
剛未煉也夫剛莫剛於金矣未入大火則多礦少真易折易缺
使經百煉乃為利器干將鏌鋣上決雲霓下斷犀象水截蛟龍
莫剛如此煉也子勤誦詩玩三百篇之意以養溫柔敦厚之氣
庶其免乎余三復其言而周旋之南康守建安陳庭傑朝夌余
同年友也性資剛正余問績深豈凡俗所可窺測頃仕州縣間
餘二十年矣歷言罹辟拂心逆意人所難堪忍者弱若處之晏
如也豈亦剛煉金之說乎抑又聞之天下之智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故德慧術知乃存乎疢疾而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者乃天之將降大任預為儆假
乃或大殃險阻艱難乃正晉文豈天之成就人才每以困苦為
造化乎又豈弱者深知此理故安然受之而不辭乎余嘗三叩
之乃謝曰固嘗佩弦甚過於之誡矣雖然行百里者九十者半

然之何難終之實難果能終之其所成就當如何哉朝夕其無忝天意無忘龜山先生之意以終之乎因其秋滿而歸爲述龜山之言以贈之亦以自警云

送張知常序　　石月先生

上即位二年秋用大臣薦召奉議郎致仕張根知常詔下士大夫以至閭巷小子莫不相慶張君辭不赴上行有日余子謂餞因爲之言曰天生聖賢君子非爲其一身計也蓋元聖在上必有同心之臣相與左右然後生靈以安而社稷以固君乃孔孟之聖生於季末轍環天下卒不得志者豈天之生一聖一賢固欲遺之而使斯民不被其澤耶抑亦天爲後世計焉尔愚謂君子與其得志於後世不若得志乎當世也然士之出處嘗慕乎忠孝不能兩盡知常壯年投紱恩遠重親孝友之聲著聞天下然不敢違天子命今又將起而盡忠於王家知常於進退過人遠矣其無才乎聞於時獨抱器識辭爵齡老知常之退冀少情

非私憂也爲天下憂也知常之進非之憂非私憂也爲天下憂
也此行也能爲人之所不能決矣方今太平既久寬安之弊已
萌思患而預防之今日急務孰大於此可以極口而論之乎百
廢事之間僥倖布列骨鯁瑰奇之士無路自進可以盡力而爲
之乎國家盛強上下內外無四顧憂乎有大休戚所係可以奮
不顧身而任之乎使万世之下於知常聱室咨嗟而不得復見
者不肖與天下所望於知常也其勉之哉庚辰十月朔某

送呂兆夫序　　西山先生

熙寧二年王介甫自金陵朝京師天下之士如司馬文正公皆
與之遊謂其爲君子獨中丞呂公獻可上疏論之曰安石庸人
也用之擾天下耳雖文正公亦有嗟其甚矣之歎介甫既預政
則明言堯舜之道陰行管商之術用邪說以侮聖言立新法以
廢舊典天下大失望文正公爭之不從以去慨然歎曰呂獻可
之先見吾不及也異哉介甫之學也謂天地不足畏祖宗不

足法謂人君不必甚儉謂人臣不當諫諍其為不祥古未有也
以先帝之明終罷其說不用而元豐之末天下已騷然賴文正
公起相元祐與民休息不至於亂爭矣時中丞公已死不及見
也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自紹聖以來小人挾介甫邪君之說以
起朋黨之禍斥文正中丞為姦為邪而公論厭矣天下之士非
不賢言則不敢言甚者不許言也今日禍敗之勢至不可諱初
無一人痛哭以告於上坐此也陛下明文正之功數介甫之罪
以訓天下中興之兆也議者尚以介甫之孝為不可厭嗚呼何
其謬論者欲自介甫之孝行于國中五十年其害也朝廷無今
日之禍矣予役成都見庫呂莊夫為士曹掾辟相与論天下事
必感慨太息或至於流涕也一日召莊夫赴政事堂且用之矣
益在九縣為最遠椽在百僚為最下莊夫之貧固也所以得此
豈曰呂中丞孫子耶莊夫讀中丞之書且嘗問道於伊川先生
其自適足以辨介甫之奇矣是行也必有可觀者焉請[illegible]

十月十七日甲子河南邵博序

送伯止況赴漢州序　　冀山先生

今之人之爲謀其善於古歟其不善於古歟人皆曰我善謀古之遠不可爲也邇則不知利害之擇惡能保其身其惟明哲乎古之剛不可爲也太剛則折其惟和乎吾不知明哲也和也其亦若古之所謂歟古之稱明哲也剛不吐柔不茹不畏強禦則甚爲人所惡者多矣其稱和也尔爲尔我爲我袒裼裸裎於我側尔焉能浼我雖不以浼而不與之同則其人内愧而不樂者亦多矣夫如是果能保其身而不折也乎或曰時異事異今不可以爲古也今之明哲也和也有異於是強與剛吾不得不畏也袒裼裸裎吾不得獨異也然則非明哲也譎也非和也同也蘇秦譎焉而死劉歆同焉而死死惡在其能保身而不折也乎蓋君子避不義而不避禍修己以爲義其途與禍背而忽焉遇禍則以爲不幸枉己以爲不義則適禍之路也古之謀其實爲不

善歟予兄伯止將往廣漢行二千石事其亦佩太守章予以如梁山而惑於古今人之爲謀善否未知孰從故具別端拜以問之

送馮當可赴彭州序　　同前

予又與公游知其學於經深也時其將治彭州其孫遇予因以問之昔周之衰群有司既去學古入官則學可以從政也前乎孔子者經蓋未具矣彼之學者不在經乎聖人之道蓋始於治身終於治人用之於天下可以王用之於一國或過於百里或僅於百里皆可以爲善國初未嘗有書也有不得天下與一國而爲則著其所欲爲者於其書冀不獲効於時必獲効於後皆非富貴之器也書其身者也資以濟衆者也後世學聖人之道者名其書以爲經不求其用而求其言不被之於身而被之於其牘高者求之過則曰聖人豈與人同哉求之愈遠而愈不近恍惚放蕩遂至於猖狂而無據於其身況於人乎安於常而習其所聞則不通其宜或以爲迂而不可以御今上謂之空言可求

以為身章使其徒稱之曰儒其君稱之以爵位俾以而淺中則又依託以售其術而取合凡能爲大難成大功者率出於武夫而儒者無與焉通一藝以上者自漢惟以為博士弟子或人主從而授經則以師傅貴之而不大貴之儒者所立止於如此其聞利害無以大誘之則動威之則懼聽其言則見觀其行則路者皆是也聖人之道何獨可於古而不可於今耶斯吾徒之罪也有辭之者曰古之為治者三封建也井田也肉刑也吾操其具以出猶持丹而使推於陸豈吾罪也哉然則聖人外是三者無以為道耶無以為治耶公曰稱我以儒斯須我者也責我以儒斯規我者也雖老不可以不求益焉請得子言以為之俱於書以送之

送李中行提刑序　　觀堂老人

詩之稱言豈弟凡四詁者曰豈弟之為稱樂易之謂也樂則其心泰然未嘗有所累易則人皆可以親而不難未嘗有所累者閒

人皆可以親而不難故下不能為敵斈之嘗試之天下之至難
天下之至易天下之至險天下之至可疾天下之至柔莫柔天下之
善愛人哉者難与險如是而也人皆有以敵之耳其中有以索
然後又見於察也故不如未嘗有所累重求而貴人皆可以
親而不能為敵者之為敵也試之吾昔弟四旨大事也書蝉之
懼譏旱難虜美周之所以世得福禄爾勤則斈乎其君想以用人
民由之以休息者何召康公戒成王以得是能坐御小人与之
游處於成人君之雖其効至於肖先公責士守王自神長奏命
康弟禄法四方合多士士之所願乎當世得是亦足矣嘗被出
人来國其讀未嘗有味斯言之豪遠也已之一十有二年鄱陽
李公出特巴子之節公盛德人也妻下進趨語言閭閻氣平聲
怡吾有其負努不輕出片辞以拒辱人退視其所指準禁金暴
梳痒把妙而應法人為肯首如善射者求見其力得見其中也
嘗觀公上一大獄人稱以為後當如是如是正者毋与某公限

桃網羅數百家連沍滯疏通後一筆釋之亦莫不當卒乏一人究人始服公臨事曲折奇中可驚如此也夫此非其弟者勸欲其於公屬則吏道則弟子師不宜不知公今去而為西使者也於其行連為東人惜而賀西州人之得之也且使以亟信公則易治故有是說

送趙冠叔序　　同前

天下礼脩政行幾年矣一旦假若猶風俗靡靡然耳　陛下憂勤於上大相國日思鄙俞於前皆帝王忠寬之言右之朝廷朝廷應矣獨吾遠方下邑士一敢引劉氏雜霸之說顧為妻子祿爵計得容足矣視其人非寔最者此乃可痛中間有人復叛為大以欺世狂若傷良若爲善与世若不高下曰此道也夫固期以避禍納已則不如尚由前說人且知所羞而不啓嗚呼方天下淫淫入於利而以道自名誰不甘此其害豈不益甚而可為痛也哉二十一年春　皇帝策天下士至親御事畢有司言寡

為凝霜履悉信為枇以括囊為深計以首鼠為圓機國家何賴於斯乎大夫其為朕究沉灌章書之術焉大哉斯言士何以御承皇帝之休德當是時進士趙逵能文其說數千言以得之書親擢在第一於是天下益知朝廷終欲患塞吾士而喜趙君之得時也蓋君內高明而外沉厚由家人至鄉黨遠近皆愛而重之非以飾也余嘗言為善自染不矯不沽吾敬趙莊叔莊叔亦以吾為知言越三年上思趙君自簽書潼川府判官驛召校中秘書與君為僚知者咸喜歎曰君其富貴矣予喜又畏士期以忠實發吾士趙君之出適當其時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使天下皆如趙君為善出於中道之既明又明矣吾聞大丞相遂人間士喜見眉目即亦君為言祝之西有人甚遠不支若信書其口與公似不相背拔不敢耕陛下所學者是矣方困顧乞一官江湖間尋白鳥之舊盟時作詩句為吾君吾相粉飾太平專傳之後世其它不敢與也

送唐立夫赴召序　金華先生

天下一家仕者蜀士獨无階朝廷不得與中州齒蓋由元老蘇范君子甘心殺身以捍生民之禍於是見憎小人遂至蜀士而併錮之雖然蜀士特无得於富貴爾方崇觀政宣之間中州衣冠之責爲如何哉无忍張丞相一朝截出當軸于斷概然欲任天下之重於時蜀士之勢駸駸哉振先公內剛之行所爲作也未幾卒不容於小人張丞相既逐先公坐鉤黨謫嶺外竟以廢死朝廷治亂至此益分矣自胡羯首難中州蕩覆吾蜀父老子弟頗産亦立趨赴公上環數千里闕十年怙息无事則蜀果妮於天下耶向之小人皆膏斧鉞委草莽而近歲北門西掖蜀士始得以明目而送薦於朝天下固不當什一而聞之東南薦紳已斷有忌惡蜀士之意故去者爲來者率常通相躡夫遭變更出而後僅脫於擯壓及今猶將不免焉蜀士難進乃如此幸而一登文石之陛張赤墀之途當立廣廡之法座不忘熏導習爲天

子精言之必待久而信異而入則天下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貴乎之時比之驗矣況果能盡發容淹引不遂排斥歟是於蜀士又重厚之也比者當可馮兄對語剴切最尊者莫之要如當引為毋貴於清議誠足爲蜀士之光華出微立夫其後可至此乎先公人物第一沉官爲至薄然文章有不朽之傳而道義有不斷之澤此顏氏之一瓢不易景公之千駟也惟立夫之是以守家法以濟世用行矣勉之塞昭之詠伸於子蘭而趙孟之功成於宰嚭屈原伍胥非不知之也顧人之識慮初不大相遠或誘迪之或拂亂之俱有命之者主上虛己從善立夫務自竭犯而勿欺則岷峨有神贊龍變之且先公辯蜀論不但爲防閑沮遏發也亦謂蜀有人焉耳而脩家繼業如吾昆當可立夫蓋已兩士豈不盛哉李何曾不朝夕以講以游繼爲公車所奪然而予亦敢致怨於盡取也又將爲蜀賀爲朝廷賀云

送鉤顯明赴行在序　金華先生

天下治亂不極不變有以維持之則爲治有以更新之則去亂故變之方來而未作也如水之欲決如火之欲發其機間不容息苟不迎其機而急乘之與不審其機而輕用之則冒突凌蹴蔑城聚縱橫四出而不可遏是以聖賢不患方治方亂而患極治極亂自唐虞以至五季皆可參伍而驗也宣和之末治極矣而不知所以維持之故以治致亂靖康之末亂極矣而又不知所以更新之故以亂益亂然靖康之初是變之方成也其失在於不迎其機而急乘之何者於是時欲戰可也欲和可也權猶在我也夫虜人一旦長驅莫有誰何徑薄國都不自意以至此堂堂華夏豈無蜂蠆之虞特恫疑虛喝以劫我也使能枕戈待旦食不下咽悉取宣和之弊事赤地而掃除之日發元惡陳於廟社尸其腰領西望沛澤之民北首燕路以雪大恥則一舉而可以復振不幸而不然嚴其名分優其禮幣朝馳咫尺之書久可講成而歸虜固未能超然而無忌也奈何羣公俛首

亂日和戰之議紛然於庭未有所定而虜已再至矣此機一跌中原遂墟及建炎之初是變之再成也其失在於不審其機而輕用之顛倒錯繆屢起屢仆天下之氣愈索而折於虜虜人之謀愈深而易於我和戰二者之權皆去而操手矣雖然虜人十年得中原而卒不能有之故亦無能為也始委之於楚而終委之於齊非真委之於齊楚也姑以系民心而觀其嚮背也刈殺非不至禁約非不密而民卒不為之用故詭挈中原而歸於我我拒而不受不可也受而不懼亦不可也是又大亂之極而機之所當察也天下至此蓋凡三變猶無以善其後尚安所稅駕乎若虜之鷙焉窺竊其搞之矣自今圖回注措無一不當因彼之欺收吾之利不先機以啟釁不後機以貽悔可使梁秦為吳蜀扞而不可使吳蜀為梁秦所蹶如是則千載一時也又不幸而不然虜將有以藉口而號於中原絕其存本之思而堅其紓安之虞吾且撓於縱擒之勢而猶豫其予奪之術品穴賊矣有嗟者得

而死矣嗚呼社稷禍福之分在此舉也惟公慨然有志丑光竹

梟不麥苟合亦不麥不合行膺前席異寵頻明目張膽一吐肯

中之奇昔晉魏絳既和山戎言於悼公曰願君安其樂而思其

終則有備無患君子謀國蓋如此見丞相其所告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一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二

序

送別序九

送張荊州序　南軒先生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投袂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威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絶人上流重地曾不往收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早生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耶盖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自退然若諸生曾无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用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盖天下之物衆矣紛綸膠轕日更乎前而晝奇萬之尋

惟所以鑑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躬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矣夫人君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釐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君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敗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紊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由隳也豈可不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而不困而應天下之物不膠吾於天下之物无所惡而物无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无所厭而事无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哉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豈必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之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居天下之廣居有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直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李其賈忽

子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其既以此告吕容於荊州之別也遂書以為献

送方耕道序　同前

莆陽方耕道為尉善化予矙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不苟問于其所部則翕然稱其清未嘗擾民也間從予講論問辯於其秩滿而歸既惜與之別且將有望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之資其氣稟不容无所偏者也學者所以化其偏而返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猶反也故傳稱強矯強矯云者揉而正之也顧耕道无持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焉異時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請曰某亦願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爲要切也

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涵泳体察以而勿含負氣之暴者可得而
平量之臨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淺者將日趍於深厚患其失
於易者將積而為數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大理浸
存晬面盎背端有不可掩者矣其為功極哉如其者方朝夕自
矯其偏之不暇異時亦望吾子有攷焉遂書以為贈行之序

送陳教授序　洪內翰

府寺必有掌故漢制也後世无傳焉崇寧中何正獻公為天官
常伯令通習文書吏度手爻藏其家頒金錢舞法甚不便乃請立
庫房置除官臨之名曰主管架閣於是六曹並建而具員品格
財視倉庫督領高上不肯為乾道淳熙以來始重玆選非庠序
勝流若名占甲乙科莫得預由是而之成均天祿直拾級策定
王然後使身京華食玉炊桂次且光範門上書其闕久或旬月
然後遂至於外秩未竟而先出命以遲之則自永嘉陳君蕃叟
嶔崟曾叟用舉業行誼表東國分教鄱江去而羽儀清華識者由

恨挽南風檣引帆上櫓子俵游歸處不能沽酒買肉留連一觴又不能折柳賦詩道別意至登仙之羨分付鶯花与後生可也紹興二年六月十一日序

送范漕赴湖北序　　趙狀元

湖北在春秋爲楚都壤地千里處諸侯雄秦爲南郡漢爲藩國晉宋爲伯兵重地杜預陸遜庾亮謝尚之所枕戈而歎息劉元德孫仲謀所以返面而投隙也皇宋受命以路分天下之地數路之重湖北占焉蓋爲節度者三爲列郡者十二總十五郡之地爲縣五十有六其土廣故其名崇其地近故其擇人以治之也必詳今乘輿在臨安湖北爲國西門其地益近其名益崇其擇人而治之也甚難而加詳也紹興十五年詔徙成都范公爲轉運副使湖北之民企踵而望成都之民遮道而不得進公進焉屬某某曰湖北成都非所以輕重公也雖然某將爲公慶公名家子孫有文武長才度量雄偉可屬大事雖處外二十年聖

上之心未嘗一日忘公姓名也故將命司蜀者再詔許優厚矣
眷甚寵不與他使者侔而他使者視公亦不敢同也方朝廷綜
核名實出撊強進忠良作新中興之政多士盈朝豈无可以塡湖
北之任乃數千里命公領之公知其所以然乎方天下多事賢
者宣力於外以為天子懷惠遠民功成治定賢者在內以贊天
子万機之政此古今之所同然也公在蜀有功於蜀人天子念
公功曰湖北寔近王畿吾將觀焉然其界闓之荊楚之間其俗樫
健而多能剽悍而易搖公歸其以治蜀之政治之薄其賦時其
役革其澆風而實良使其民如蜀民當是時天子獨以湖北慶
公哉某既以慶公且為河北慶繼又為四海慶也於是一路之
人夫若吏若士各為文辭稱述天子迁擢之意誠恐以湖北為
超迁優異之命而不知湖北者寔超迁之擢與也

送丁子近赴陝西宣諭幕序　方舟先生

儒者貴仁義賤權術以戰伐為愧一遇以倉卒之变則曰我以仁

義夫效而覆軍殺將以血肉赤子立壘城郭者相望豈仁義罪哉不知權故也儒曰我孔氏徒也去食与兵而所存者信是聖人設為輕重之說使人皆知以信為重信則重矣飢者亦將以信而食乎兹又聖人深意而儒不知察也聖人以俎豆易軍旅世之拘儒者以為口實獨不知我戰則克亦孔子制勝堂上之奇也且世俗之情三軍万夫之情也外降酬酢主客相敵之勢也小者堂戶大者城闉必有向背曲折之勢是亦設伏出奇所也手足之所便刑者必有執持之物是亦器械也語言吞和揣摩押闔以相周防以相趨動此正合奇勝之術也兵豈遠乎夫情哉上者恨不得見伊尹周公太公孔子孟軻荀況与言兵之道下者又不得見張子房諸葛孔明荀文若与言兵之推抱扇卒歲為几案間癖物往往登高望遠思欲涉遡江下荆門合吳會出淮泗從山東帶秦隴以觀古之扼吭拊背而未暇也交往丁子近齋而亟言兵嚮昔所得於六藝諸子百家無巨細一緊於

見嘗作方言書以進大率兵家利害其孝表所著世令故衣冠寢廟之地不傾一矢之遺而復侍郎周文自禁從御命遠使以慰陝右新集之氏禮命豪傑以自輔故尺檄千里辟子近爲府從事子近平日耿耿者得非有可言之資乎抑亦搖弄文墨於翰翮之賤而止周文一代孫洛人其有取於子近豈徒然哉翊日出錦官城南執一杯酹武侯盡出區區之言與子近別功名爲親勿趁秋風之思雖賁育之勇何以過子功

送吳教授序　　王湖先生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泰伯以文爲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其民多業儒錄錄者出與定州角逐以長雄故世之文者在鄉里不甚齒錄獨素行可考而後貴也吳氏子鎰余爲州府時所辛進士方群試于有司余因識之登于朝十七科知貢舉者甚欲以冠多士既不果則爲之延譽一時聲名籍甚分教彬州學以余之素也來廣西從余歷三時而後之官余謂

緣不以文勝益見貴於鄉里者雖然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與世非之而不悔則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鎰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王石物俱流而金石西止余欲金玉鎰也勉之乾道二年十二月既望張其序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東坡先生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矣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立有言惠則通通則流是爲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見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後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

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兼以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遼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有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万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淺深之候元祐六年四月二日

別張道士序

章衣相

雲林道士得大虛一點氣飽其腹中虛明爽洒如此者十有七年矣其立如鶴其步如虎坐如凝目如龜寢如抱巢之蟬與之語衮衮可喜覩其心蓋欲天下無物我皆能呼吸屈信而長久也然其用心固專矣吾自涉世已來見貴人富豪知以氣自養者万無一二而窮夫賤叟識性命曉賓主者十有七八吾以謂造物者至此為劑也方其位高福至聲勢赫奕耳目有娛耳有絲竹厨有魚肉燕有妃嬙公者三侯者五其淵源如此而使知

是道無則貴人富家長不老且不死而窮夫賤叟貧困壓迫於飢寒風雨又無坎泉離火以自拜因則與蚍蜉槿花何短長之較哉子方慎重勿泄凡貴人富家使其自得之自得之不愚不尽汝切勿教凡窮夫賤叟有未能諭之使能有未盡告之使盡吾言雖激其亦無予合天意也

送蹇道士遊廬山序　　無盡居士

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余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覩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嘗吾之血氣剛強視聽聰明喔咿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鄉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快吾身歡欣動湯感吾意於六慾者乘吾之昏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魄欲沉陽魂欲飛則冠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闥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

如女拱辰於是案囊中之所有予之而謝去給以安車出遊百里遂泛潛江下漢水歷緇曲出塗山訪參公之洞府聯神女之祠觀而達於諸宮也將欲浮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谷長嘯乎香爐之頂撫劍石以遐想抱遠溪以濯足盡吾之術以往爲甚以命爲依始乎有依終乎無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元紘之曲攜鐵笛之微故又不遠而來見先生也嘗試爲予言之予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弃能弃吾弗及子矣予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惣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持吾之說而往問之時万曆辛酉八月朔

岸竹館序

送參寥道人南歸叙

斜川居士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蹄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觸監與不遜焉乎此世俗之謂病耳何者夫君子之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亞矣所謂

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于君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將如走坂如拾芥如濟求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而柔卑汩没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伍文求富貴一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哉使子厚益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若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游之間信然究乎日務爲可喜之論人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好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呼屠中有婁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私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婁寥子皆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婁寥子者皆曰是難與語然婁寥

吁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愛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端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措正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于硎措刀於何由之地而以與不折之鋒此爲善用明矣子行游天下批大郤導大窾願侯知者不徵庶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參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浮屠履中明講序　　芸宇先生

文殊師利問疾於維摩詰時三十二大士各說不二法門至維摩默然無言文殊乃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蓋道無闕閒無離離於此面壁顏子於此坐忘聖賢則無事矣中智而下何賴焉然載道有經翼經有論持敎有律尚矣釋迦文於鹿野中初成道時不作是思惟則四

十二章經不作也於波羅樹間將入涅槃不畧說法要則遺教
經不作也由一句一偈乃至百千万億那由他如恒河沙無數
偈貫則初未嘗無言也故曰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
金口而木舌盡佛之去世遠矣而此娑婆世界剛強難化必欲
破暗昧友聾瞽投蒙塞而示之以圓覺普照則其言可已乎履
公始自壯歲尊師問道諦聽經論寒暑不渝又雅學歌詩趣尚
不凡業成矣諸老印可許升法席惠然來訪願丐一言而右往
予告之曰昔唐柳子厚謂世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
浮屠以爲高學浮屠者而不能原裂則託文章以爲放今子横經
正坐敷演妙義既非苟高以欺愚學道飾力一吟一詠又非託
放以傲物而予獨何取焉噫子柳子之言如射之鵠如毉之膏
肓妙於切中有味其言也雖書諸紳銘諸左右佩諸韋弦識諸
盤盂皆可也取以贈言庶幾其無愧耶行矣訶重巳已紹興十
九年中元日眉山楊某序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二